

文|宋紫鳳  
圖|Gettyimages

## 「中共病毒」之由來

# 病毒變身終結者 庚子劫外有天機

紅朝逢九必亂，已成鐵律。所以，2019這個逢九之年，外有美中貿易戰，內有非洲豬瘟，終有奪命肺炎。然而，亂則亂矣，未至極矣。轉過年來是2020庚子年，紅朝既未送走瘟疫，亦未迎來小康，卻發現，1921年建立的黨到了2020年，正式進入99歲，原來，逢九之年雖然結束，九九之厄才剛剛開始。接下來疫情在數月內，不僅蔓延全國，更傳播全球，一場浩劫籠罩世界。

誠然，這場庚子之劫是由「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引發，在〈「中共病毒」之由來（上篇）〉我們談到中共是「中共病毒」製造者。在〈「中共病毒」之由來（中篇）〉我們談到「中共病毒」七大特徵與中共的全息對應。這一篇我們就來談談「中共病毒」所引發的這場劫難如何終局，誰將是最後終結者。

### 庚子之劫始於中共病毒

回顧中共歷史，每逢天災人禍，中共都會藉機大愛國牌、民族牌，從而將被它欺騙與奴役的中國人與自己綁定，並借民族、國家之類之堂皇藉口對威脅其統治的一切因素進行碾壓式清場，從而從一次次的生存危機中逃脫。於是天災人禍到了中共這兒反成多難興邦，解套脫困的良機。

時至2018年、2019年，中共再次面臨危機。國際上，西方國家對中共長期以來的情報竊密、政治滲透、意識形態輸出等所為終於開始警覺並採取行動，使得中共在國際上舉步維艱，而美中貿易戰更予以中共重創。在國內，非洲豬瘟流行、草地夜食蛾成災、倒閉潮失業潮繼踵而來。可以說中共在內外夾擊之下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而根據多難興邦的路數，中共此時最需要的正是一場災難。就在此時，中共病毒從P4實驗室鬼使神差的流出，並迅速擴散。

然而與以往又有不同的是，以往中共藉以興邦的災難，多是天降其災，如：地震、洪水，包括非洲豬瘟，而這次的「中共病毒」（武漢肺炎），卻是中共自造其禍。

關於這一點，除了我們在〈「中共病毒」之由來（上篇）〉中的相關論述外，近日再曝新證據：3月17日，中國國防部官網稱，軍科院軍醫研究院陳薇研團隊製出「重組新冠疫苗」，也就是外界所說中共病毒（武漢肺炎）疫苗。事實上，早在3月3日，網絡上就已傳出陳薇團隊研製出第一批中共病毒疫苗的消息，並貼出了疫苗藥瓶照片。藥瓶包裝顯示，該疫苗生產日期為2020年2月26日，生產單位為軍科院軍醫院和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

臺灣財經作家汪浩在臉書發文質疑陳薇團隊研發疫苗的速度。因為這種疫苗生產週期需要5~6個月，但陳薇於2020年1月26日被派往武漢病毒研究所，接管P4實驗室，進行病毒研究及疫苗研製，僅僅一個月時間，即2月26日，疫苗就研製出來，時間之短，不合常理。

此外，武漢海關與世界軍運會執委會曾於2019年9月18日在武漢天河機場舉行聯合演習，演習的主題是機場口岸通道發現「1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處置全過程。旅美中國經濟社會學者何清漣3月14日曾刊文，質疑中共為何數月前就知道「新冠病毒」襲擊武漢城，並對此展開演習。而此次汪浩則指出，按中共疫苗出廠時間2月26日往前推5到6個月，正是2019年9月。也就是說，按疫苗正常的研究期，中共應該是在去年演習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這種疫苗的研究，可見，中共肺炎將於何時爆發，完全在中共計畫之中。



可以說這兩則證據都再次證明中共病毒是由中共製造的生物武器。至於這一生物武器是如何從P4實驗室蔓延全球的，各種推測總結起來不外乎三種：一種是內鬥論，亦稱陰謀論。即P4實驗室因一直由江派掌握，所以分析認為中共病毒是江派放出，意在搞垮習近平；另一種是戰爭論，即P4實驗室製造的中共病毒洩漏，之後，中共刻意隱瞞疫情，任其擴散全球，發動了一場變相的世界大戰；最後一種是事故論，即認為P4實驗室製造的中共病毒發生意外洩漏，中共出於隱瞞真相的慣性思維，隱瞞了疫情，瞞不住後，又憑其多難興邦，喪事喜辦的常規做法來應對，導致疫情完全失控。

然而，在疫情已經蔓延全球，並造成巨大人數死亡，且形勢還在惡化的當下，上述三種情況哪種才是真相，其意義已經不再重要。因為三種推測的爭議只在於，這一生物武器是按計畫被啟動，還是意外提前被啟動。而無論是哪種情況，可以肯定的是，中共是中共病毒製造者，並且中共病毒是做為一種生物武器被製造出來的，而這種生物武器一定是以殺人為目的。一言總之，中共正在以病毒為刀俎，以世界為魚肉，利用病毒武器殘虐世界才是怵目驚心的現實，及災難追責的核心。

### 大國戰疫盡顯邪惡基因

中共放出了病毒武器，之後的戲碼當然就是大國戰疫。《九評共產黨》一書曾指出中共具有「邪、騙、煽、鬥、搶、痞、間、滅、控」九大基因。反觀這場大國戰疫，上演的正是中共九大基因輪番登場的邪惡走秀。

「邪」是中共九大基因之首。表現為中共承襲馬列主義的邪皮，反天反地，漠視生命。而在這場大國戰疫中，我們看到中共從開始時為了減少確診人數而不讓病患確診，到後來在政治清零的任務下，將大批病患趕出醫院，成為病毒載體將病毒傳給更多人，以及復工令下，讓人們冒著被傳染的風險去復工，一路走來，哪一步不是白骨枕籍，屍灰漫天。

至於邪惡基因之二「騙」，在這場疫情下，也表現得淋漓盡致。如中共一直在利用假疫情數據欺騙國人與世界；又製作假新

聞以營造所謂正能量。為此，中宣部調集300名記者進入武漢和湖北去做所謂正能量報導，而氾濫各地的「不留名群眾到派處所扔下一萬元就跑」的新聞正是其傑作之一。此外，中共還利用假宣傳詆毀他國，如在疫情向世界蔓延之際，各國華人的微信圈中都在流傳著他國疫情嚴重，政府不作為的假信息，所不同的只是替換了國家名稱。在這些虛假信息的誤導下，引發了以留學生為主的大批海外華人回國潮。

邪惡基因之三「煽」，也就是製造仇恨。在中共煽動式的防疫措施下，逃離武漢回到家鄉的武漢人被舉報、家門被釘死、武漢車牌的車輛被跟蹤，流落外鄉的武漢人，乃至湖北人如老鼠過街被圍堵，受到歧視與敵視。各地方為封城、復工、爭搶醫療物資等原因，彼此劍拔弩張，互為仇敵。中共為甩鍋海外，又挑動國人仇視海歸，指其「萬里投毒」，以暗示海外華人攜毒入境，而海外國家才是病毒來源。至於其用力最大者則在於讓國人仇美，而前不久報出的瀋陽楊媽媽酒店掛出祝賀美日疫情橫幅的事件，則是中共煽動仇恨的直接效果。

邪惡基因之四「痞」。中共歷次的整人運動及所謂維穩，靠的正是社會底層的痞子流氓。此次疫情下，一些痞子、人渣搖身變為臨時執法者，帶著紅袖標，穿著臨時制服，成為了執照流氓，協助政府封門、封樓、封城、打人、抓人、批鬥，飛揚跋扈，公然作惡。

邪惡基因之五「間」，也就是中共甚為擅長的滲透、離間、瓦解等。而在這場瘟疫中，中共之用「間」在海外尤為出力。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一直幫助中共遮蓋疫情真相，向世界傳遞來自中共的假數據、假信息。中共用「間」，導致國際社會在第一時間未能對疫情予以充分重視，錯過了最重要的防疫時間。

邪惡基因之六「搶」，也就是巧取豪奪。疫情之下，中共利用海關或運輸中轉站，強行扣押口罩等醫用物資。在疫區，中共授權地方政府可徵用私人財產對抗疫情，令人堪憂的是在缺乏配套措施，及透明度的情況下，此類徵用令不過是又一場公然搶劫的

名頭。

邪惡基因之七是「鬥」，也就是中共所崇尚的暴力鬥爭。疫情之下，我們看到文革記憶在死灰復燃。如牆上的宣傳標語充斥著暴力，「聚餐就是找死，拜年就是害人」、「口罩還是呼吸機，您老看著二選一」，至於行動上，更是暴力事件層出不窮。從大陸流傳出來的視頻可見，河南濮陽一村民因忘戴口罩出門，被防疫人員捆綁在牆柱上咆哮訓斥。一些人因未戴口罩而被反綁雙手、遊街示眾、強迫高聲朗讀防疫政策。還有封鎖區，有人為了謀生而強行出門，結果遭到防疫人員的毆打。

邪惡基因之八「滅」，是指中共的群體滅絕理論及實施。對照此次疫情，中共將感染者封堵家中，焊死門窗，任其自生自滅。或將發熱者強制關進並無任何救治，以及隔離措施的所謂隔離點，輕症也被拖成重症，更令人髮指的是還將並未死亡的重症病患扔進焚屍爐。種種所為，無不是其群體滅絕論的再次實踐。不能消滅病毒，就消滅病毒感染者。去年中共為應對非洲豬瘟，將大批病豬活埋。如今，中共正在用同一套思維加諸於人，可以埋豬除瘟，亦可殺人抗疫。

邪惡基因之九「控」，是指中共用黨性控制人。在這場大國戰疫中，這一基因的體現不僅是貫穿始終，並且，於中共而言，加強黨控之重要性遠超防疫抗疫本身，而成為這場大國戰疫的真正主題。所以，我們看到在方艙醫院裡上演著防疫人員帶領病人唱紅歌，跳廣場舞的鬧劇。而各地醫護人員被徵召支援疫區的同時，還被要求入黨，其中以中共專家鍾南山領著醫護人員火線入黨的新聞最是搶眼。不僅病人、醫生難逃此劫，垂死之人亦不放過。方艙醫院內部流傳出的視頻顯示，一群人圍著重病患者的床位，高唱紅歌，亢奮之狀不知是救命還是催命。中共對人的控制已經達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旁人看了不明就裡，不知這入黨與治病有何關係，中共卻心知肚明，治病只是噱頭，藉著治病讓人入黨從而加強黨控才是中共要做的。

雖然有相當一部分中國人因飽受中共的迫害，對中共已有充分清醒之認識，但在世界範圍

內，仍有相當多數國家的民眾為中共所惑。而這一場大國戰疫的表演，則讓世界有了一個機會，徹徹底底的看清中共。

### 誰是最後終結者

中共欲以病毒為武器，妄想借災興邦，脫困解套，於是早做準備，做了防病毒演習，又提前開發疫苗，更在疫情大流行前就大量搜刮世界各地醫療用品，運回中國。然而病毒之擴散顯然未按其既定劇本進行，中共製造了中共病毒，卻反受其噬，病毒攻破軍隊、警察，攻陷中南海，攻入體制內。更令中共惶惶不安的是，如上所說大國戰疫盡顯中共九大邪惡基因，反令世界看清中共，而全球追責的聲浪此起彼伏，飽嘗悲痛與憤怒後，世界正在聚焦中共。

美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要共和黨人邁克爾·麥考爾（Michael McCaul）指責中共做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掩蓋行動」，從而導致病毒爆發，給世界造成了大流行和經濟災難。

法國《十字架報》發文稱中國正在啟動各種國際宣傳，試圖抹去世界對中國病毒起源與本質的共同記憶。

巴黎大學教授菲利普認為：「中共官方的謊言近乎無德可恥，……意大利成為『歐洲的武漢』，中共責無旁貸。」

英國外交政策智囊團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呼籲英國通過國際法庭向中共政府索賠3510億英鎊，以補償病毒疫情蔓延到英國造成的損害。而唐寧街的消息來源則暗示，當大流行結束後，這個共產主義超級大國將面臨清算。

天主教緬甸樞機主教貌波（Charles Maung Bo）亦公開譴責中共，稱中共應為全球疫情道歉並賠償，並指中共的謊言和政治宣傳讓全球成千上萬的人民陷入危機之中。

可以說，這場疫情之下，中共多難興邦的算盤第一次失效，相反，中共正面臨來自全世界正義力量的全方位的圍剿。

### 結語：

中共有千算，天有一算；天有一算，中共無勝算。至此我們看到，這場中共病毒疫情最初的版本是，中共以病毒為武器，借疫情以興邦。而最終的版本卻是，中共自作其禍，反受其噬。

說到這裡不免令人想到那個膽貪人口的紅眼石獅的故事。大意是曾經有一個村莊，村口有一對石獅。村裡的人道德敗壞，不敬神佛，將遭天譴。地藏菩薩想再給他們一次機會，就化身成乞丐，告訴村中的一個老婦人說：當村口石獅的眼睛變紅時，就要發大水了，你就快往山上跑。老婦人把這消息告訴村民，希望大家在洪水來臨時都能得救，但人們並不相信。一天，村裡幾個無賴想戲弄老婦人，於是將石獅的眼睛染紅。老婦人一見獅子的眼睛紅了，勸大家快跑，但換來的只是嘲笑，無奈之下，老婦人只好自己逃命，剛跑到山上，回頭一看，村莊已為洪水淹沒，再也聽不到人們的嘲笑聲。這個故事很有深意，在故事的開始，相信很多人都會以為是神來將石獅的眼睛染紅，卻想不到，那石獅的眼睛竟是人自己染紅的。而這所謂的人為因素，本就是天意中的一環。

無賴染紅了獅眼，自鳴得意；中共製造了病毒，自謂得計。無賴行惡，自招災禍；中共放毒，自食其果。於是我們看到「中共病毒」反過來成為中共這個病毒之源的最後終結者，一切都跑不出天意安排。而從「中共病毒」開始的庚子之劫實則為中共之劫，只要人們能夠遠離中共，守住良善，就能獲得神明的護佑，庚子劫後，走過這一切的人們將迎來一個沒有中共病毒，亦沒有中共的新紀元。